

魅力隽永的中外美文 温暖心灵的精神世界
温情故事中，父母的一道道皱纹，都是我们成长的见证

感恩父爱 感恩母爱 大全

杨永胜 主编



江西教育出版社
JIANGXI EDUCATION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感恩父爱感恩母爱大全 / 杨永胜主编. —南昌:
江西教育出版社, 2013. 3
ISBN 978 - 7 - 5392 - 6885 - 9

I. ①感… II. ①杨… III. ①故事 - 作品集 - 世界
IV. ①I1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3)第 035329 号

出品人 / 傅伟中
总策划 / 杨建峰
封面设计 / 松雪图文

敬启

本书在编写过程中,参阅和使用了一些报刊、著述和图片。由于联系上的困难,我们未能和部分作品的作者(或译者)取得联系,对此谨致深深的歉意。敬请原作者(或译者)见到本书后,及时与本书编者联系,以便我们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支付稿酬并赠送样书。联系电话:010-84853028 联系人:松雪

感恩父爱感恩母爱大全

主编 / 杨永胜
策划编辑 / 熊侃 杨永胜
责任编辑 / 王芸
江西教育出版社出版
全国各地书店经销
大厂回族自治县正兴印务有限公司印刷
开本 1020 × 1200 1/10 印张 44 字数 700 千
2013 年 3 月第 1 版 2013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书号:ISBN 978 - 7 - 5392 - 6885 - 9
定价:59.00 元
赣版权登字 - 02 - 2013 - 20

本书整体设计及内容均受国家著作权法保护,非经权益人书面同意不得摘编或仿制



前言

PREFACE

没有天哪有地，
没有地哪有家，
没有家哪有你，
没有你哪有我，
假如你不曾养育我，
给我温暖的生活，
假如你不曾保护我，
我的命运将会是什么？
是你抚养我长大，
陪我说第一句话，
是你给我一个家，
让我与你共同拥有它

……

——选自歌曲《酒干倘卖无》

《酒干倘卖无》曾经在大街小巷传唱着，时至今日，这首歌依然催人泪下。为什么这首年代久远的老歌，能够在歌坛上经久不衰？原因是歌曲的背后讲述了一个动人的故事：一位靠收集酒瓶子的聋哑老人，在街上捡到了一个女孩，贫苦的他认为这是上天赐予他的礼物，于是便将这个女孩带回家抚养。女孩长大后，却因为嫌弃老人而离开了他。为了再见女孩一面，老人在寻找女孩的路上发生了意外……至此，女孩终于良心发现，回想起老人照顾自己的一幕幕，痛不欲生。

俗话说得好：子欲养而亲不待。

在我们年少的时候，父母早早起床为我们准备早餐，顶着睡意送我们上学，刮风下雨也不曾间断；在我们年少的时候，父母开始为我们的未来筹划，不让我们输在起跑线上；在我们年少的时候，每次回家，桌上都摆满了自己喜欢的饭菜。

在我们住宿学校时，父母每天都会打电话，询问我们吃得好不好，住得习惯不习惯，叮嘱不要为了风度不要温度；在我们住宿学校时，每次放假回家，父母都会早早地跑到学校门口等着；在我们住宿学校时，父母总是督促我们少上网，少玩游戏，不要早恋，一切要以学业为主，这些话

就像是唐僧念咒一般，喋喋不休。

上了大学后，离家远了。父母无法隔三差五地去看我们，只能多给些钱，让我们衣食无忧。没钱时，便谎称想家了，结果第二天卡上就多了一笔钱。

工作了，父母怕我们受气，怕我们不适应环境，拍着胸脯说：有我们呢！

赚钱了，我们终于可以孝顺父母，带父母出来旅游了，可父母却说浪费钱……

这就是我们的父母，一心一意为我们付出的父母，而我们呢？嫌父母唠叨，嫌父母烦，嫌父母不理解自己，觉得父母所做的一切都是应该的……我们的顶撞、漠然，总是伤害着他们，但从未听见他们抱怨一句。

一个懂得感恩父母的人，才能算是一个完整的人。学会感恩父母，用一颗感恩的心去对待父母吧！他们把我们带到这个美丽的世界，已经足够伟大。

《感恩父爱感恩母爱大全》收录了百余篇世界经典的父爱母爱故事，其中大部分为名家名作。书中文章质朴无华、情感炽热动人。

请翻开《感恩父爱感恩母爱大全》，让我们做懂得感恩父母的儿女吧。

编者 杨永胜

CONTENTS

目 录

第一篇 父爱如山

父亲的病 / 鲁迅	2	雪中花 / (美)琼·安德森	45
台 阶 / 李森祥	4	学会宽容 / 佚名	46
第一千个球 / 贝利	7	那盏叫父亲的灯 / 佚名	47
背 影 / 朱自清	9	一对父女的风光 / 佚名	49
父爱无形 / 刘东伟	10	父亲的爱 / 佚名	50
父亲的自行车 / 余杰	14	父与子 / 马克·汉林	51
父 亲 / 周而复	15	哑巴父亲的哑巴爱 / 张建伟	52
期待父亲的笑 / 林清玄	16	父爱的补偿 / 佚名	55
父亲的画面 / 刘墉	19	父亲的缝纫机 / 佚名	57
我十六岁离开家 / 佚名	20	欠爹的一场电影 / 佚名	58
酒 / 贾平凹	23	不敢老的父亲 / 佚名	59
儿子的鱼 / (加拿大)P. 帕金斯	24	“傻傻”的爸爸 / 佚名	60
父亲的生日 / 佚名	25	对父亲的忏悔 / 佚名	61
父爱如山 / 佚名	27	孝顺的珠宝商 / 佚名	62
心灵的灯盏 / 薰然	28	卖报纸的父亲 / 刘晓峰	63
我替老爸上大学 / 海棠依旧	30	父亲的两封信 / 金华强	64
我唯一的翅膀在你那里 / 佚名	31	我和爸爸一起的日子 / 佚名	66
父亲大人 / 洪醒夫	33	爱的礼物 / 刘墉	67
父亲的爱里有片海 / 陈振林	34	父亲和他的二胡 / 佚名	68
父亲的短信 / 郭俊臣	36	父亲,那绵延的背影 / 佚名	70
父子吧 / 天水	37	怀念单车上的日子 / 佚名	71
一个活得最苦的父亲 / 沈克俭	39	父亲的游戏 / 佚名	72
半截钱里的父爱 / 黄邦寨	41	父亲的信念 / 佚名	73
哑巴父亲 / 刘会然	43	两碗牛肉面 / 佚名	75
树上的那只鸟 / 赵连梅	44	父亲的儿子 / (美)比尔·海威	76

你是我一生的陪伴 / 刘墉	77	怀念父亲 / 佚名	108
今生敬重的人——我的父亲 / 佚名	79	纸钢琴 / 佚名	110
父亲越来越小 / 佚名	81	背一百斤爱上路 / 佚名	110
父亲二十年前的叮嘱 / 徐德新	82	最后的最后 / 佚名	111
父亲是一本书 / 佚名	83	父亲的乐歌 / 佚名	112
弓着身子的父亲 / 佚名	85	无字的明信片 / 佚名	114
父爱如禅 / 佚名	87	窄门里的父亲 / 许永礼	116
一辈子陪伴 / 佚名	88	父亲的年龄 / 吉行淳之介	117
唢呐声声父爱浓 / 佚名	90	含蓄的父爱 / 艾尔玛·邦贝克	118
父亲的眼睛 / 佚名	92	父亲的谎言 / 佚名	118
卖鞋的爸爸 / 佚名	93	民工父亲的“幸福” / 佚名	119
父亲与 25 元车钱 / 佚名	94	我和父亲的城市梦 / 佚名	121
冷漠父亲教我做硬汉 / 佚名	95	刻骨铭心的第一次约会 / 佚名	122
皮肯岛上的鸭脚 / (美)乔治·韦泽	97	吹奏萨克斯风的男人 / 佚名	123
最美味的泡面 / 佚名	99	您的幸福让我愧疚 / 佚名	125
花不开,爱却一直都在 / 佚名	99	从地狱给父亲捎封信 / 佚名	126
永不褪色的白天鹅 / 佚名	101	继父 / 杨恩芳	128
父亲深夜上山摸农衣 / 佚名	103	冷冰冰的继父 / 赵再年	131
雨纷纷中的背影 / 佚名	104	父亲嘴里的渔钩鲨鱼 / 顾振威	132
我那平凡而伟大的老爸 / 佚名	106	我的父亲在流汗 / 佚名	133
父亲的手 / 佚名	107		

第二篇 母爱如海

母亲关掉电视那天 / (美)本·卡森	136	母爱 / 佚名	162
我的母亲 / 胡适	137	52 米高台上的母爱 / 佚名	163
我的母亲 / 黄海	139	从前的妈妈 / 席慕蓉	164
母爱并非溺爱 / 佚名	142	母爱最尊贵 / 席慕蓉	167
上学 / 余秋雨	142	那个总担心你吃不好饭的人 / 佚名	167
小手印 / (美)苏·蒙克·基德	144	母亲的 消息 / (日)三浦哲郎	168
一个母亲一生中所说的 8 个谎言 / 佚名	147	母亲,儿仍为你哭泣 / 佚名	170
妈妈,我以后再也不烦你了 / 佚名	148	母亲,是你让我成长 / 佚名	175
改变一生的赞美 / 佚名	149	世界上最爱你的那个人 / 曹春雷	176
妈妈的梦 / (美)贝蒂·麦克法兰	150	妈,我回来了 / 佚名	177
天下最美的母亲 / 马德	151	母亲的声音 / 佚名	178
回娘家 / 三毛	153	母亲,在被索要中快乐着 / 佚名	179
看望儿子的女人 / 佚名	155	妈妈的土炕 / 佚名	180
母爱 / 鲁迅	157	母亲不是圣人 / 张萍	182
永恒的母亲 / 三毛	161	爱与亲情重新复归 / 佚名	183
		疯娘 / 佚名	184

“狠心”的母亲 / 佚名	187	买 鞋 / 佚名	226
母亲的爱,为我点亮心中的灯 / 佚名	190	母亲的盲道 / 朱砂	227
今夜,我想再喊一声娘 / 乔樵	191	母亲的存折 / 佚名	229
母爱是最无私的爱 / 莫晓晓	194	我是那么残忍地伤害了母爱 / 佚名	231
母亲的手擀面 / 佚名	196	妈妈墙 / 佚名	232
走在每一位母亲怀里 / 佚名	197	她押了一生的岁月 / 佚名	235
有一种宗教叫母爱 / 彭武胜	198	妈妈的味道 / 佚名	237
看不见的爱 / 佚名	200	那条连接她和母亲的路 / 佚名	239
母爱不会有盗版 / 佚名	201	奔跑的小狮子 / 佚名	242
傻瓜妈妈 / 佚名	201	一个母亲最后的力量 / 佚名	243
母亲的补丁 / 佚名	202	让我陪你慢慢变老 / 佚名	245
眼泪这么近,背影那么远 / 包利民	203	怀念妈妈 / 佚名	247
慈爱的母亲 / 佚名	205	难忘的母爱 / 佚名	249
母亲的香椿树 / 佚名	206	有种爱再不会重来 / 佚名	250
妈妈,我曾经恨过你 / 佚名	209	送 行 / 佚名	252
母亲的姿势 / 佚名	211	因为留恋你,所以留恋人间 / 佚名	253
妈妈,今晚我要远航 / 佚名	212	隐晦的真相 / 佚名	254
母与子 / 佚名	213	叫妈妈来听电话 / 佚名	257
星星的眼泪 / 佚名	214	妈妈的银发——我的书签 / 佚名	257
心 窗 / 尤天晨	215	妈妈的坟墓 / 佚名	259
母亲为我“补”人生 / 张绍华	216	最后一支蜡烛 / 佚名	260
拥抱母亲 / 佚名	217	谁让母爱那么忧伤 / 佚名	261
没有什么比母爱更珍贵 / 佚名	218	“彼岸花”的拯救 / 佚名	262
娘讨来的三袋米 / 佚名	220	捡“金子”的女人 / 佚名	263
天底下最不堪的母亲 / 佚名	221	稀饭加鸡蛋的幸福 / 佚名	264
母亲是一种岁月 / 佚名	223	母亲的土布鞋 / 佚名	265
爱,无法逃离 / 佚名	223		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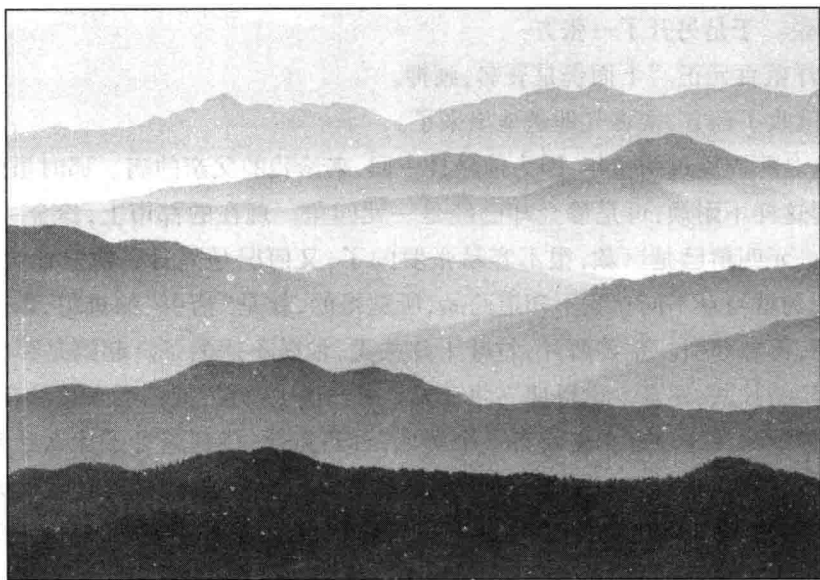
附录 永恒的亲情

不灭的灯 / 崔东汇	268	两兄弟的火车 / 梁梅	284
雪 / (美)大卫·科波菲尔	269	一只让人流泪的水缸 / 包利民	285
第一百个客人 / 佚名	271	婆 婆 / 佚名	286
奶 奶 / (美)雷·布莱德伯里	272	写给我的哥哥 / 佚名	288
当他年老时 / 佚名	274	破茧而出的蝶 / 佚名	290
同 情 / (日)大江健三郎	277	最后一份晚报 / 佚名	293
大儿子与小儿子 / 佚名	279	我的二姐 / 佚名	293
爷爷 / 余杰	279	我最亲爱的外婆 / 佚名	295
你是我的良药 / 佚名	281	一辈子的电话和关爱 / 佚名	296
你愿做谁的儿子 / 佚名	282	爱要付诸行动 / 佚名	298

父母不会在原地等你 / 佚名	299	那些想念父母的日子里 / 佚名	365
我曾在月光下奔跑 / 佚名	301	童年的馒头 / 聂作平	366
有一种爱是不能被猜疑的 / 佚名	302	不养儿不知父母恩 / 佚名	367
别让我们的父母感到孤单 / 佚名	304	感恩父母的一封信 / 蔡晓伟	368
生日 / 王大卫	304	守望的天使 / 三毛	370
幸福的七分裤 / 佚名	306	103 个孩子的爸爸 / 佚名	372
二姐 / 佚名	307	真情纸飞机 / 佚名	373
大哥为手我为足 / 佚名	309	让父母做回有钱人 / 佚名	375
有一种情叫相依为命 / 佚名	311	六元钱买下爱 / 佚名	376
8 岁女娃撑起一个家 / 佚名	313	我要把你风风光光地嫁出去 / 佚名	377
奶奶的故事 / 佚名	315	弟弟小我 20 岁 / 佚名	380
你为父母倒过 100 杯水吗 / 佚名	319	蒲公英的假条 / 佚名	382
残疾院里的中国“妈妈” / 佚名	320	奶奶的桌子 / 佚名	383
为亲情加件衣裳 / 佚名	322	哥,我是小贝…… / 佚名	384
我怎么舍得离开 / 佚名	323	父母都在乡下过 / 佚名	387
一碗牛肉面 / 佚名	325	守在窗口的父母 / 含辛	388
借来半斤肉过年 / 佚名	327	妈妈我找了你好久 / 佚名	389
哥哥用生命换回了妹妹的信任 / 佚名	328	60 张汇款单 / 佚名	392
废墟上的情 / 佚名	331	“欺骗”母亲 / 佚名	395
给奶奶修脚 / 邹胜浪	332	四方天井里,听着母亲的唠叨微笑 / 佚名	396
操劳了一生的姐姐 / 佚名	333	藏在锅里的爱 / 梁安早	398
两位母亲 / 刘海波	334	那份惦念有点疼 / 佚名	399
感恩尴尬 / 佚名	336	花开枝上又十年 / 佚名	400
不在弟弟面前流泪 / 佚名	337	二奶奶 / 佚名	403
姐姐的辫子 / 佚名	338	那些年岁月如烟 / 佚名	404
雪落无声 / 谢华良	340	妈妈有两个爸爸 / 佚名	407
养父的生日 / 谷建田	343	跪下来,叫声娘 / 佚名	410
鞋柜中的亲情 / 佚名	345	藏在被子里的爱 / 佚名	411
弟弟,天堂里可有大学 / 木瓜	346	请让我像亲人一样爱你 / 佚名	413
长姐如母 / 佚名	348	如山的父爱母爱 / 佚名	416
最贵的项链 / 唐娜	349	一封遗漏的家书 / 石山	417
胜过千言万语的画面 / 佚名	349	亲情,简单而精致 / 佚名	417
100 块钱一天的孝心 / 佚名	351	爷爷 / 付朝府	420
我与父亲 / 佚名	353	奶奶的谎言 / 佚名	421
一个儿媳妇的故事 / 佚名	355	笛声起,笛声落 / 叶小燕	422
送你一挂枇杷叶 / 佚名	356	一条双人毛毯 / 佚名	424
兄弟情义 / (美)德·罗密欧	357	扭曲的亲情 / 秋莹	426
夕阳里的伯父 / 陇东人	360	藏在棉鞋里的爱 / 梁伟洪	427
舍不得的亲情 / 佚名	361	我为父亲系鞋带 / 佚名	429
结巴远亲外公 / 佚名	362	有一种美德叫感恩 / 佚名	430
在人海里看见我的弟弟 / 罗勇	363		

第一篇

父爱如山





“滴水之恩，当涌泉相报”，父母给予我们的并不是一滴水，而是浩瀚无比的海洋。

父亲的病

鲁迅

大约十多年前，S城中曾经盛传过一个名医的故事：

他出诊原来是一元四角，特拔十元，深夜加倍，出城又加倍。有一夜，一家城外人家的闺女生急病，来请他了，因为他其时已经阔得不耐烦，便非一百元不去。他们只得都依他。待去时，却只是草草地一看，说道“不要紧的”，开一张方，拿了一百元就走。那病家似乎很有钱，第二天又来请了。他一到门，只见主人笑面承迎，道，“昨晚服了先生的药，好得多了，所以再请你来复诊一回。”仍旧引到房里，老妈子便将病人的手拉出帐外来。他一按，冷冰冰的，也没有脉，于是点点头道，“唔，这病我明白了。”从从容容走到桌前，取了药方纸，提笔写道：

“凭票付英洋壹百元正。”下面是署名，画押。

“先生，这病看来很不轻了，用药怕还得重一点罢。”主人在背后说。

“可以，”他说。于是另开了一张方：

“凭票付英洋贰百元正。”下面仍是署名，画押。

这样，主人就收了药方，很客气地送他出来了。

我曾经和这名医周旋过两整年，因为他隔日一回，来诊我的父亲的病。那时虽然已经很有名，但还不至于阔得这样不耐烦；可是诊金却已经是一元四角。现在的都市上，诊金一次十元并不算奇，可是那时是一元四角已是巨款，很不容易张罗的了；又何况是隔日一次。他大概的确有些特别，据舆论说，用药就与众不同。我不知道药品，所觉得的，就是“药引”的难得，新方一换，就得忙一大场。先买药，再寻药引。生姜两片，竹叶十片去尖，他是不用的了。起码是芦根，须到河边去掘；一到经霜三年的甘蔗，便至少也得搜寻两三天。可是说也奇怪，大约后来总没有购求不到的。

据舆论说，神妙就在这地方。先前有一个病人，百药无效；待到遇见了什么叶天士先生，只在旧方上加了一味药引：梧桐叶。只一服，便霍然而愈了。“医者，意也。”其时是秋天，而梧桐先知秋气。其先百药不投，今以秋气动之，以气感气，所以……我虽然并不了然，但也十分佩服，知道凡有灵药，一定是很不容易得到的，求仙的人，甚至于还要拼了性命，跑进深山里去采呢。

这样有两年，渐渐地熟识，几乎是朋友了。父亲的水肿是逐日利害，将要不能起床；我对于经霜三年的甘蔗之流也逐渐失了信仰，采办药引似乎再没有先前一般踊跃了。正在这时候，他有一天来诊，问过病状，便极其诚恳地说：

“我所有的学问，都用尽了。这里还有一位陈莲河先生，本领比我高。我荐他来看一看，我可以写一封信。可是，病是不要紧的，不过经他的手，可以格外好得快……”

这一天似乎大家都有些不欢，仍然由我恭敬地送他上轿。进来时，看见父亲的脸色很异样，和

大家谈论,大意是说自己的病大概没有希望的了;他因为看了两年,毫无效验,脸又太熟了,未免有些难以为情,所以等到危急时候,便荐一个生手自代,和自己完全脱了干系。但另外有什么法子呢?本城的名医,除他之外,实在也只有一个陈莲河了。明天就请陈莲河。陈莲河的诊金也是一元四角。但前回的名医的脸是圆而胖的,他却长而胖了:这一点颇不同。还有用药也不同。前回的名医是一个人还可以办的,这一回却是一个人有些办不妥帖了,因为他一张药方上,总兼有一种特别的丸散和一种奇特的药引。

芦根和经霜三年的甘蔗,他就从来没有用过。最平常的是“蟋蟀一对”,旁注小字道:“要原配,即本在一窠中者。”似乎昆虫也要贞节,续弦或再醮,连做药资格也丧失了。但这差使在我并不为难,走进百草园,十对也容易得,将它们用线一缚,活活地掷入沸汤中完事。然而还有“平地木十株”呢,这可谁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了,问药店,问乡下人,问卖草药的,问老年人,问读书人,问木匠,都只是摇摇头,临末才记起了那远房的叔祖,爱种一点花木的老人,跑去一问,他果然知道,是生在山中树下的一种小树,能结红子如小珊瑚珠的,普通都称为“老弗大”。

“踏破铁鞋无觅处,得来全不费功夫。”药引寻到了,然而还有一种特别的丸药:败鼓皮丸。这“败鼓皮丸”就是用打破的旧鼓皮做成;水肿一名鼓胀,一用打破的鼓皮自然就可以克伏他。清朝的刚毅因为憎恨“洋鬼子”,预备打他们,练了些兵称作“虎神营”,取虎能食羊,神能伏鬼的意思,也就是这道理。可惜这一种神药,全城中只有一家出售的,离我家就有五里,但这却不象平地木那样,必须暗中摸索了,陈莲河先生开方之后,就恳切详细地给我们说明。

“我有一种丹,”有一回陈莲河先生说,“点在舌上,我想一定可以见效。因为舌乃心之灵苗……价钱也并不贵,只要两块钱一盒……”

我父亲沉思了一会,摇摇头。

“我这样用药还会不大见效,”有一回陈莲河先生又说,“我想,可以请人看一看,可有什么冤愆……医能医病,不能医命,对不对?自然,这也许是前世的事……”

我的父亲沉思了一会,摇摇头。

凡国手,都能够起死回生的,我们走过医生的门前,常可以看见这样的扁额。现在是让步一点了,连医生自己也说道:“西医长于外科,中医长于内科。”但是S城那时不但没有西医,并且谁也还没有想到天下有所谓西医,因此无论什么,都只能由轩辕岐伯的嫡派门徒包办。轩辕时候是巫医不分的,所以直到现在,他的门徒就还见鬼,而且觉得“舌乃心之灵苗”。这就是中国人的“命”,连名医也无从医治的。

不肯用灵丹点在舌头上,又想不出“冤愆”来,自然,单吃了一百多天的“败鼓皮丸”有什么用呢?依然打不破水肿,父亲终于躺在床上喘气了。还请一回陈莲河先生,这回是特拔,大洋十元。他仍旧泰然的开了一张方,但已停止败鼓皮丸不用,药引也不很神妙了,所以只消半天,药就煎好,灌下去,却从口角上回了出来。

从此我便不再和陈莲河先生周旋,只在街上有时看见他坐在三名轿夫的快轿里飞一般抬过;听说他现在还康健,一面行医,一面还做中医什么学报,正在和只长于外科的西医奋斗哩。

中西的思想确乎有一点不同。听说中国的孝子们,一到将要“罪孽深重祸延父母”的时候,就买几斤人参,煎汤灌下去,希望父母多喘几天气,即使半天也好。我的一位教医学的先生却教给我医生的职务道:可医的应该给他医治,不可医的应该给他死得没有痛苦。——但这先生自然是西医。

父亲的喘气颇长久,连我也听得很吃力,然而谁也不能帮助他。我有时竟至于电光一闪似的想道:“还是快一点喘完了罢……”立刻觉得这思想就不该,就是犯了罪;但同时又觉得这思想实在是正当的,我很爱我的父亲。便是现在,也还是这样想。

早晨,住在一门里的衍太太进来了。她是一个精通礼节的妇人,说我们不应该空等着。于是给他换衣服;又将纸锭和一种什么《高王经》烧成灰,用纸包了给他捏在拳头里……“叫呀,你父亲要断气了。快叫呀!”衍太太说。

“父亲!父亲!”我就叫起来。

“大声!他听不见。还不快叫?!”

“父亲!!!父亲!!!”

他已经平静下去的脸,忽然紧张了,将眼微微一睁,仿佛有一些苦痛。

“叫呀!快叫呀!”她催促说。

“父亲!!!”

“什么呢?……不要嚷。……不……”他低低地说,又较急地喘着气,好一会,这才复了原状,平静下去了。

“父亲!!!”我还叫他,一直到他咽了气。

我现在还听到那时的自己的这声音,每听到时,就觉得这却是我对于父亲的最大的错处。十月七日。

画龙点睛

在封建社会里,父权是神圣不可侵犯的,父子之间的情感是隐秘而讳莫如深的,然而鲁迅却从一个独特的视角——父亲的病出发,将自己与父亲之间的深厚感情表现得淋漓尽致,其中的父子深情,令人动容。

人生是一节一节的台阶,许多人都渴望在台阶上找到自己的归宿,父亲也是如此。

台 阶

李森祥

父亲总觉得我们家的台阶低。

我们家的台阶有三级,用三块青石板铺成。那石板多年前由父亲从山上背下来,每块大约有三百来斤重。那个石匠笑着为父亲托在肩膀上,说是能一口气背到家,不收石料钱。结果父亲一下子背了三趟,还没觉得花了太大的力气。只是那一来一去的许多山路,磨破了他一双麻筋草鞋,父亲感到太可惜。

那石板没经石匠光面,就铺在家门口。多年来,风吹雨淋,人踩牛踏,终于光滑了些,但磨不平那一颗颗硬币大的小凹凼。台阶上积了水时,从堂里望出去,有许多小亮点。天若放晴,穿堂风一吹,青石板比泥地干得快,父亲又用竹丝扫把扫了,石板上青幽幽的,宽敞阴凉,由不得人不去坐一坐,躺一躺。

母亲坐在门槛上干活,我就被安置在青石板上。母亲说我那时好乖,我乖得坐坐就知道趴下来,用手指抓青石板,划出细细的沙沙声,我就痴痴地笑。我流着一大串涎水,张嘴在青石板上啃,结果啃了一嘴泥沫子。再大些,我就喜欢站在那条青石门槛上往台阶上跳。先是跳一级台阶,蹦、蹦、蹦!后来,我就跳二级台阶,蹦、蹦!再后来,我跳三级台阶,蹦!又觉得从上往下跳没意思,便调了个头,从下往上跳,啪、啪、啪!后来,又跳二级,啪、啪!再后来,又跳三级,啪!我想一步跳

到门槛上,但摔了一大跤。父亲拍拍我后脑勺说,这样是会吃苦头的!

父亲的个子高,他觉得坐在台阶上很舒服。父亲把屁股坐在最高的一级上,两只脚板就搁在最低的一级。他的脚板宽大,裂着许多干沟,沟里嵌着沙子和泥土。父亲的这双脚是洗不干净的,他一般都去河里洗,拖着一双湿了的草鞋唿嗒唿嗒地走回来。大概到了过年,父亲才在家里洗一次脚。那天,母亲就特别高兴,亲自为他端了一大木盆水。盆水冒着热气,父亲就坐在台阶上很耐心地洗。因为沙子多的缘故,父亲要了个板刷刷拉刷拉地刷。后来父亲的脚终于洗好了,终于洗出了脚的本色,却也是黄叽叽的,是泥土的颜色。我为他倒水,倒出的是一盆泥浆,木盆底上还积了一层沙。父亲说洗了一次干净脚,觉得这脚轻飘飘的没着落,踏在最硬实的青石板上也像踩在棉花上似的。

我们家的台阶低!

父亲又像是对我,又像是自言自语地感叹。这句话他不知说了多少遍。

在我们家乡,住家门口总有台阶,高低不尽相同,从二三级到十几级的都有。家乡地势低,屋基做高些,不大容易进水。另外还有一说,台阶高,屋主人的地位就相应高。乡邻们在一起常常戏称:你们家的台阶高!言外之意,就是你们家有地位啊。

父亲老实厚道低眉顺眼累了一辈子,没人说过他有地位,父亲也从没觉得自己有地位。但他日夜盼着,准备着要造一栋有高台阶的新屋。

父亲的准备是十分漫长的。他今天从地里捡回一块砖,明天可能又捡进一片瓦,再就是往一个黑瓦罐里塞角票。虽然这些都很微不足道,但他做得很认真。

于是,一年中他七个月种田,四个月去山里砍柴,半个月在大溪滩上捡屋基卵石,剩下半个月用来过年、编草鞋。

大热天父亲挑一担谷子回来,身上淌着一片大汗,顾不得揩一把,就往门口的台阶上一坐。他开始“磨刀”。“磨刀”就是过烟瘾。烟吃饱了,“刀”快,活做得去。

台阶旁栽着一棵桃树,桃树为台阶遮出一片绿阴。父亲坐在绿阴里,能看见别人家高高的台阶,那里栽着几棵柳树,柳树枝老是摇来摇去,却摇不散父亲那专注的目光。这时,一片片早烟雾在父亲头上飘来飘去。

父亲磨好了“刀”。去烟灰时,把烟枪的铜盏对着青石板嘎嘎地敲一敲,就匆忙地下田去。

冬天,晚稻收仓了,春花也种下地,父亲穿着草鞋去山里砍柴。他砍柴一为家烧,二为卖钱,一元一担。父亲一天砍一担半,得一元五角。那时我不知道山有多远,只知道鸡叫三遍时父亲出发,黄昏贴近家门口时归来,把柴靠在墙根上,很疲倦地坐在台阶上,把已经磨穿了底的草鞋脱下来,垒在门墙边。一个冬天下来,破草鞋堆得超过了台阶。

父亲就是这样准备了大半辈子。塞角票的瓦罐满了几次,门口空地上鹅卵石堆得小山般高。他终于觉得可以造屋了,便选定一个日子,破土动工。

造屋的那些日子,父亲很兴奋。白天,他陪请来的匠人一起干,晚上他一个人搬砖头、担泥、筹划材料,干到半夜。睡下三四个钟头,他又起床安排第二天的活。我担心父亲有一天会垮下来。然而,父亲的精力却很旺盛,脸上总是挂着笑容,在屋场上从这头走到那头,给这个递一支烟,又为那个送一杯茶。终于,屋顶的最后一块瓦也盖上了。

接着开始造台阶。

那天早上父亲天没亮就起了床,我听着父亲的脚步声很轻地响进院子里去。我起来时,父亲已在新屋门口踏黄泥。黄泥是用来砌缝的,这种黏性很强的黄泥掺上一些石灰水豆浆水,砌出的缝铁老鼠也钻不开。那时已经是深秋,露水很大,雾也很大,父亲浮在雾里。父亲头发上像是飘了一层细雨,每一根细发都艰难地挑着一颗乃至数颗小水珠,随着父亲踏黄泥的节奏一起一伏。晃

破了便滚到额头上，额头上一会儿就滚满了黄豆大的露珠。

等泥水匠和两个助工来的时候，父亲已经把满满一亩黄泥踏好。那黄泥加了石灰和豆浆，颜色似玉米，红中透着白，上面冒着几个水泡，被早晨的阳光照着，亮亮的，红得很耀眼。

父亲从老屋里拿出四颗大鞭炮，他居然不敢放，让我来。我把火一点，呼一声，鞭炮蹿上了高空，稍停顿一下便掉下来，在即将落地的瞬间，啪那条红色的纸棍便被炸得粉碎。许多纸筒落在父亲的头上肩膀上，父亲的两手没处放似的，抄着不是，贴在胯骨上也不是。他仿佛觉得有许多目光在望他，就尽力把胸挺得高些，无奈，他的背是驼惯了的，胸无法挺得高。因而，父亲明明该高兴，却露出些尴尬的笑。

不知怎么回事，我也偏偏在这让人高兴的瞬间发现，父亲老了。糟糕的是，父亲却没真正觉得他自己老，他仍然和我们一起去撬老屋门口那三块青石板，父亲边撬边和泥水匠争论那石板到底多重。泥水匠说大约有三百五十斤吧，父亲说不到三百斤。我亲眼看到父亲在用手去托青石板时腰闪了一下。我就不让他抬，他坚持要抬。抬的时候，他的一只手按着腰。

三块青石板作为新台阶的基石被砌进去了。父亲曾摸着其中一块的那个小凹惊异地说，想不到这么深了，怪不得我的烟枪已经用旧了三根呢。

新台阶砌好了，九级，正好比老台阶高出两倍。新台阶很气派，全部用水泥抹的面，泥瓦匠也很用心，面抹得很光。父亲按照要求，每天在上面浇一遍水。隔天，父亲就用手去按一按台阶，说硬了硬了。再隔几天，他又用细木棍去敲了敲，说实了实了。又隔了几天，他整个人走到台阶上去，把他的大脚板在每个部位都踩了踩，说全冻牢了。

于是，我们的家就搬进新屋里去。于是，父亲和我们就在新台阶上进进出出。搬进新屋的那天，我真想从台阶上面往下跳一遍，再从下往上跳一遍。然而，父亲叮嘱说，泥瓦匠交代，还没怎么大牢呢，小心些才是。其实，我也不想跳。我已经是大人了。

而父亲自己却熬不住，当天就坐在台阶上抽烟。他坐在最高的一级上。他抽了一筒，举起烟枪往台阶上磕烟灰，磕了一下，感觉手有些不对劲，便猛然愣住。他忽然醒悟，台阶是水泥抹的面，不经磕。于是，他就憋住了不磕。

正好那会儿有人从门口走过，见到父亲就打招呼说，晌午饭吃过了吗？父亲回答没吃过。其实他是吃过了，父亲不知怎么就回答错了。第二次他再坐台阶上时就比上次低了一级，他总觉得坐太高了和人打招呼有些不自在。然而，低了一级他还是不自在，便一级级地往下挪，挪到最低一级，他又觉得太低了，干脆就坐到门槛上去。但门槛是母亲的位置。农村里有这么个风俗，大庭广众之下，夫妇俩从不合坐一条板凳。

有一天，父亲挑了一担水回来，噚噚，很轻松地跨上了三级台阶，到第四级时，他的脚抬得很高，仿佛是在跨一道门槛，踩下去的时候像是被什么东西硌了一硌，他停顿了一下，才提后脚。那根很老的毛竹扁担受了震动，便“嘎叽”地惨叫了一声，父亲身子晃一晃，水便泼了一些在台阶上。我连忙去抢父亲的担子，他却很粗暴地一把推开我：不要你凑热闹，我连一担水都挑不——动吗！我只好让在一边，看父亲把水挑进厨房里去。厨房里又传出一声扁担沉重的叫声，我和母亲都惊了惊，但我们都尽力保持平静。等父亲从厨房出来，他那张古铜色的脸很像一块青石板。父亲说他的腰闪了，要母亲为他治治。母亲懂土方，用根针放火上烧一烧，在父亲闪腰的部位刺九个洞，每个洞都刺出鲜红的血，然后拿出舀米的竹筒，点个火在筒内过一下，啪一声拍在那九个血孔上。第二天早晨，母亲拔下了那个竹筒，于是，从父亲的腰里流出好大一摊污黑的血。

这以后，我就不敢再让父亲挑水。挑水由我包了。父亲闲着没什么事可干，又觉得很烦躁。以前他可以在青石台阶上坐几个小时，自那次腰闪了之后，似乎失去了这个兴趣，也不愿找别人聊聊，也很少跨出我们家的台阶。偶尔出去一趟，回来时，一副若有所失的模样。

我就陪父亲在门槛上休息一会儿,他那颗很倔的头颅埋在膝盖里半晌都没动,那极短的发,似刚收割过的庄稼茬,高低不齐,灰白而失去了生机。

好久之后,父亲又像问自己又像是问我:这人怎么了?

怎么了,父亲老了。

画龙点睛

文中的“父亲”是一个老实厚道又要强的农民,他体壮如牛,吃苦耐劳,耗尽半生心血,凭借自己的力量建起了有九级台阶的新屋。从“父亲”坚韧不拔的毅力和艰苦创业的精神中,我们看到了他们内心深处深沉的愿望和追求,也许它们并不伟大、闪耀,但是却实实在在。“父亲”身体中流淌的那份坚忍不拔和拼命实干的精神,正是实现人生高度的砥柱!

淮南子说:“慈父之爱子,非为报也”。父爱是无私的,不求回报的;父爱是一种润物细无声的感情,只有用心的人才能体会。

第一千个球

贝利

以罚球踢进我的第一千个球绝不是我当初的意愿。但在那个时候,用什么方法踢进都行,但求完事大吉!不知道我对着球站了多久,安地拉特很紧张地望着我。我极力保持清醒的头脑,忘记这球对我、对我的足球生涯、对我的球队的重要性。我极力放松下来,恢复刚才的冷静。刹那间,我想起了很久以前在一次少年队比赛中我没有踢进罚球,我又克制自己不去想它。我告诉自己站得越久,失球的机会越大。要是踢不进那也无所谓,还有别的机会嘛!当我脑子还在辩论,身子已经等得不耐烦的时候,我发现球已经踢出去了。我看到球以美妙的弧线,飞过安地拉特张开的手掌,进入球网。

观众的吼声几乎能把滂沱大雨压下去。摄影师和记者从球门后面冲上来,把我团团围住。数以百计的观众跳下看台,不理睬警察,越过湿地,向我冲来。我的球衣被人剥了下来,又有人替我套上了另一件——上面印着1000的号码。我被人抬了以来,绕着场跑,眼中的泪水表现出我是多么激动。我们经过看台时,观众欢声雷动。我被放下来之后,大家要我绕场慢跑一周,好让每个人看看我的新球衣。跑过马拉卡那体育场拥挤的区域时,我的心跳得很快,为这件事终于过去而高兴,为我创造了千球纪录而感到愉快。在我经过看台时观众都站起来欢呼。

然后,别人替换了我。我回到更衣室,坐在那儿,一点感觉也没有;我慢慢脱下那件印有1000号码的新球衣,把它叠得整整齐齐的,放在旁边的凳子上,准备带回家,作为珍贵的东西,永远保存起来。

次日,我进了一千个球和美国宇航员康莱特、比恩第二次登上月球的新闻,平分了巴西报纸的头版。在我看来,这两件事的重要性简直无法相提并论。不只一次而是两次把人送上月球,比发生在足球场上的任何事当然重要得多。但在那时候,我还是为自己终于破了千球大关而感到十分高兴。那个球是在我的第九百零九场比赛中踢进的。它使我卸下了一个思想包袱,从此可以把注意力集中于一件更重要的事——即将来临的1970年世界杯赛。

有一天,我和伙伴们坐在远离家门的树阴下,家里人根本看不到我。有人给了我一根烟。这

不是机制香烟,而是根“絮絮”烟,是用一种完全没有烟味的巴西出产的干菜叶做的,巴西的孩子拿纸卷起来抽,就和美国孩子用玉米须做的卷烟一样。我小心地看了看四周,谢勒斯提和安布洛辛娜都确实不在附近,我才鼓足勇气把烟点着了。这不是我第一次吸烟。但我从来没有把烟吸进去,这次我想试试。我们聊得很起劲,天南地北,也记不起谈了些什么,大概不外乎是足球和女孩子吧。我的警觉性不免放松了些,抬头一看,父亲刚好走过。他向我们招了招手,没说一句话就走过去了。

我把半截烟往地上一按,脸都吓白了:“天呀!回家后够我受的了!”

一个同伴嘲讽说:“有啥可受的?他没看到你吸烟。”另一个又说:“要是他看到了,现在你也不会坐在这里了。他早就拧着你的耳朵拖你回家了!”

他们说得好像也有理,我当然希望他们的乐观看法是有根据的。但我一回到家,就明白不是那么回事了。父亲马上把我叫了过去。我觉得奇怪的是,他的声音十分平静,就像在和我讨论最近的一场足球赛一样。

“我看到你抽烟。”

我没说话,因为我无话可说。我只是站在他的跟前,东张西望,就是不敢碰他的目光。他一直保持着耐性。

“我有没有看错?”

“没,没有。”

“你抽烟有多久了?”

他还是非常平静,就像是在问我擦皮鞋擦了多久、上学上了多久似的。这是不是暴风雨前的那种宁静?

“我,只吸过几次,几天前……”

“告诉我,味道好不好?你知道,我没抽过,我不知道到底是什么味道。”

我没说正式的香烟我没吸过,只吸过“絮絮”烟。我也明明知道讲明了这一点也没有用。“我不知道,也许没有多大味道。”我答得那么笨,本以为他会一记耳光打过来,但是他没有揍我,而是把我拉了过去,好像要进行一次朋友间的谈话似的。他伸出一只手抱住我的肩膀,向我解释开了:

“你踢球有几分天分,以后也许会成为一个高手。要是你抽烟喝酒,就踢不好球了。到时候就没有足够的体力在九十分钟之内一直踢出理想的水平。这事你自己决定吧。”

然后他伸手从口袋中取出了钱夹子。这夹子又旧,又薄得可怜。他打开夹子,我看到里面有几张皱皱巴巴的票子。他接着说下去:

“但是,如果你还想抽烟,最好还是抽你自己的烟。老是讨人家的烟很丢人。你自己买烟需要多少钱?”

我简直羞得无地自容。我抽的烟不是自己买来的,这还无关紧要,这时我倒联想起许多事情——我似乎见到父亲每星期一拐一拐地走上足球场,膝盖肿得像西瓜那么大;我似乎看见他为了养活一家人,在毫无怨言地清理便盆、打扫地板。我两眼盯着地板,真希望地上开个洞把我吞下去,埋葬我的羞惭。父亲一声不响地看了我很久。

“好吧,没事了。为了我们家庭的名誉,你自己的名誉,以后别再讨烟抽了。要买,向我拿钱,我给你。”我知道,如果我真的向他要,他是会给的。

后来,我又好几次想起这次谈话。我知道我的个性。而且在那个年龄,我是容易感情冲动而轻举妄动的。要是他当时狠狠地骂了我一顿,很可能反而会激起我的反抗,今天我便成了一个恶习难改的烟鬼了。当然,还有另一种可能:由于我一直酷爱足球运动,而且知道抽烟对一名职业球员的确有害,因此我可能不至于堕落到那个地步。这些都很难说,但是有一件事是可以肯定的:从那一天开始,我一直没有碰过香烟,也从来不想去碰它。